



我的定点医保在陕西南路淮海医院(即徐汇区中心医院),此处离我家很近,步行十几分钟就到达(前几年的腿力),小毛病就闲庭信步,若叫120亦在有效时段里。有朋友关心总劝我搬一较好住处,改善改善。我顽固坚持原地不动,哪有不想之心,说实在一是无能为力,二是怕“换盆”出事,三是在这里住久了感到左邻右舍相熟有照顾,再说就诊这所医院二三十年了,医生对我的

“徐中心”的老洋房

贺友直 图/文

这一天已经很热了,阳光灿烂,热气蒸腾,锣鼓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时轻时重,让我激动,也让我惶惑。这天一大早,二哥去新疆建设兵团了,爸爸妈妈,好像还有姐姐,都去北站送他,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跑到弄堂口,希望看到二哥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威武雄壮地向我挥手作别。但是我从街的头跑到那头,汗在脸上流淌,还是追不上上班的队伍。

中午,爸爸直接去厂里上班,妈妈回家了。妈妈对邻居们说:欢送的场面真大啊,我们很光荣。关了门,锅里的饭是冷的,菜是前一天剩下的,我看到妈妈的眼睛又红又肿,她刚刚哭过。

二哥一心想考大学,他文科极好,完全有这个能力。妈妈在生产组里绣毛衣,每天要颂生活回家,二哥成了她的帮手,将复习迎考的时间都花在飞针走线上了。我记得有一次他的班主任来家访,楼下有人一声喊,他马上从书包里找出课本作复习状。二哥没考上,他将失望深埋在心底,准备第二年再搏一记。可是居委会干部三天两头上门来动员妈妈送二哥去新疆。来一次,妈妈就要哭一次,我也觉得烦。最终,二哥报名了,大红的决心书贴在弄堂口。我仰头傻看,结结巴巴地念出声来。

我从二哥那里学会了一首歌《新疆是个好地方》,我知道了哈密瓜和葡萄,但从来没有吃过,歌声一起我就满口水。

二哥来信了,邮戳上刻着阿克苏三个字。他第一次出这么远的远门,一定是太激动了,写抬头时居然把妈妈忘记了。妈妈哭得很伤心,想多了,叫我代笔写封信去教训他。这让我非常为难,我刚刚读一年级,识字不多,再说……但妈妈不容我强辩,开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口述……从此,二哥写信再也没有出过差错。



台北的冬日,阳光绚烂,空气温润,就在这样令人惬意的日子——元月十七日上午,我们中华文学基金会访台的作家、艺术家代表团有幸在台北拜访了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

我这是第六次到台湾。拜访开始,代表团团长、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首先向连战先生赠送了大陆诗人、画家宗鄂的大幅精美的国画。连战先生十分赞赏。此前,沈鹏和连战已互相交换过他们各自的书法作品。落座后,双方先作人员介绍,国民党中央副主席林丰正陪同连战先生。当沈鹏团长介绍到我时,他说:我们的副团长周明先生是陕西人……连战先生听罢立刻接话说:“哦,我们是乡党!”我知道,“乡党”这个词,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老乡”,我们陕西人彼此见面,只要用秦腔说一声“乡党”,便立刻拉近了距离,增进了亲切感。《论语》“乡党篇”中说:“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可见,孔子见“乡党”何其谦顺!今日,连战先生也似孔子见“乡党”而恂恂如也,令我顿感亲切。

连战先生详尽地向我们讲述了西班牙、荷兰和

海水犹连两岸心

周明

机或马车,至少要折腾三四天,简直要蜕皮脱壳。新疆知青一谈起这个无不长叹蜀道之难。后来二哥搞起了文学创作,在新疆也算个文化名人,他的同事来我家探访,都引以为傲,“秀才”的绰号就是他们起的,并一直沿用至今。有一年二哥回来带了不少葡萄干、哈密瓜干和杏干,这是我第一次吃到条状的哈密瓜干,甜得我浑身颤抖。

八十年代,根据有关政策二哥二嫂回到原籍绍兴(还不能回上海),当了教师,后来又调到杭州,仍然吃粉笔灰。二哥写作很勤奋,小说诗歌双管齐下,还涉足影视剧本,得过华表奖。再后来他的颈椎病越来越严重,影响到了腿脚活动能力,行走变得困难,还常常摔倒,现在坐上了轮椅。今年清明我与妻子去杭州扫墓,临行前去看望他和二嫂,临走时他要搭我的车子去一个创作中心与导演谈一部电视剧的拍摄细节,我看二嫂推他的轮椅手柄上挂了一只火腿,马上表示谢绝。二嫂说:这是他的扁马桶呀,他要在那里过夜!

今年是知青进疆五十周年。二哥去新疆(1964年)那天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但是这个时间长度,似乎比人的一生还长。看看二哥这个样子,他即使还像当年那样豪情万丈,我也会哭的,因为那天上午我没有送成他。也不要跟我说什么哈密瓜是甜的,我早就吃过了。

地指出,这是SU-27飞机。二是疑似飞机说,即V形尾迹UFO是飞机,但有疑问。如上海针灸学会的祁妙园就觉得这架喷气式军用飞机与平时看到的有些不同,其中留下的条状物体短,尾部没有散开的迹象。而且,这样的高度不多见。

三是非飞机说。上海飞机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吴嘉禄和他的50多位同事也是“12.9UFO”的目击者,那天16时50分左右,他们在登班车时发现了UFO,飞机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致判断“这绝对不是普通飞机”。事后,作为UFO研究会成员的吴嘉禄以专业的角度,从速度、射流扩散角、动力装置布局、尾迹和运动轨迹等诸多方面比较了V形尾迹UFO与一般飞机的不同。



精巧的日本古老禅寺,静谧的后院,依山建了一处枯山水。只几块大岩石错落埋在一地起伏不定的白碎石里。正午的寺院里悄无声息,只有一个中年女子面向枯山水,坐在大树下,无声吃一盒便当,她身边铺着的素花手帕上放着一只青色薄瓷小酒碗。那是季节,正是去寺院,碰巧就能尝到新酿青梅酒的香芬。

枯山水

枯山水里的碎石围绕着岩石,犁出同心圆,好像大海的涟漪,所谓一石一世界。没有花草草,所谓静心修行,直入内心。那是内心孤高,冷寂却安然若素的投影。

因此,抵达西安的当天下午,他便访问了当年他读过书的母校——后宰门小学,受到该校师生的热烈欢迎。连战先生与夫人面对五彩缤飞的鲜花和孩子们天真的笑脸,激动地落了泪。他向母校赠送了祖父文横所著《台湾通史》一书和自己的手书题字,还向学校图书馆捐赠了十万元人民币。

在西安,连战先生携夫人和子女驱车到长安区,祭扫祖母的墓园。这是几十年来萦绕在他心头的一桩心事。祖母沈太夫人是在连战3岁时于西安病逝的。当时在西安工作的连战的父亲连震东,曾在清凉寺附近的乡村居住过,因之也就把老人安葬于此。

连战先生在西

我依然记得2005年的4月29日,连战主席与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握手、会面的那个历史性的时刻。连战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说,他的大陆“和平之旅”来之不易!他在另外场合也说到他“走得不容易,来得也不容易”!因为那次他要走出台湾,跨越海峡,登上大陆,正是民进党执政时期,“台独”千方百计破坏他的大陆之行。听说绿营当时有两三万人在台北桃园机场闹事,企图围堵连战登机。同时在通往机场的公路上也设置了种种障碍,为阻挠连战的车队,但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倒退的,逆

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王思潮认为:从亮度、形状、运动轨迹、目击范围看,12月2日下午出现在申城上空的应该是一种特殊飞行器。称它特殊,是因为该飞行器绝不是普通客机,否则不可能在视野中逗留长达1个半小时之久。令人不解的是,自1999年11月上海出现V形尾迹UFO以来,南通、成都、汕头、厦门、大连、武汉、北京等地,不断有人声称目击了类似飞行器,“引爆”了世纪末的“飞碟热”。虽然闹的沸沸扬扬,但谜底很快就揭穿了。

交大1011研究室的专家们认为,美国正在研制试飞中的X-33无人航天飞机,7天1个周期,很有可能从外太空经过上海等地上空时正好被大家看到了。居然有人将月亮当成不明飞行器。

十日谈

飞过上海的UFO

